

台州百匠探奇 35



张伟萍:刺破二维

本报记者卢珍珍文/摄

张伟萍喜欢剪纸。夜静着,她独坐在窗前。拿起手边的纸张,她用手指在上面比划尺寸,再拾起剪刀。听到剪刀刺破纸张的那一下声音,她的心便踏实了。她的手,在纸边走着。剪纸的时候,她可以什么都想,又什么都不想,这个世界独属于她。当虎头的基本轮廓浮现现在她指尖时,她说:“剪纸中的手法、感悟,都是用时间堆出来的,只有坚持,这些东西才能出来。”

一样又不一样

冬日,我们在张伟萍的家中相见。见到张伟萍时,她身穿橙色棉服,配了一条阔腿裤,头上梳了一个简单的发髻。这一身着装,看着舒适,又透着安定。45岁的张伟萍,是一名剪纸爱好者,也是仙居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老师。

喜欢剪纸,源自张伟萍的一种错觉。张伟萍学的是美术教育,大学期间,她曾买过一套百蝶图明信片,依葫芦画瓢,剪过几只蝴蝶。“我喜欢民间艺术,又有美术功底,以为剪纸就是对图案的样子剪就行了。”这种错觉,一直延续到2014年,在一次培训课上,它被刺破了。

那一年,张伟萍参加了一个剪纸艺术师资培训班。课上,她见到了温岭海洋剪纸的代表人物陈巨中。陈巨中的作品,有一股浓郁的海洋地域风情扑面而来,张伟萍被剪纸中的美感所打动。“课间我就问了他不少问题,还加了他微信。”

回到仙居后,张伟萍翻阅了陈巨中的大量作品,并画了第一个作品《嬉》的手稿,《嬉》描述的是课间小孩玩捉迷藏、荡秋千的嬉闹场景。她把《嬉》发给陈巨中后,对方给了她很多建议。这也是张伟萍第一次意识到,绘画和剪纸,它们中间有关联,却不一样。

“绘画和剪纸中的人物,他们都有五官、比例、造型,但不同的是,剪纸运用了更简洁的语言,人物神似比形似更为重要。剪刀再现不了事物的固有色和立体形态,所以剪纸更讲究轮廓,物象更不能重叠。”密集的信息,让张伟萍窥探到剪纸的神奇之处,她试着往前走一走。每往前走一步,她会有新的想法和作品,她与陈巨中的联系变得频繁,甚至多次登门拜访请教。

2015年下半年,陈巨中主动提起:“你那么投入,是不是很喜欢剪纸?如果你喜欢,我可以收你为徒弟。”

“老师告诉我,当他的弟子,要能坚持,要学他的本领,但要走自己的路。”当时的张伟萍仍沉浸在兴奋中,如今再次回味,才觉得老师话中有话,“做完一件事简单,做好一件事难,而坚持做好一件事就更难。学了老师的本领,在众多剪纸风格中,形成自己的风格,有辨识度,确实不容易。”

二维之美

剪纸是二维的艺术,当剪刀刺破纸张之后,是破坏也是一种重生。“它变成了三维、四维,甚至是多维度的,它所产生的意境和视觉美感,会让人产生共鸣与思考。”

这种美感,让张伟萍着迷。民间剪纸有一套自己的语言体系,“有图必有意,有意必吉祥”,张伟萍真正读懂民间剪纸,是从读懂剪纸语言开始的。“剪纸上的牡丹、蝙蝠、白菜,不仅仅是装饰,它是创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寄托,有吉祥如意。”

剪纸说的还是简洁的语言,一刀一剪游走方寸之间,寥寥数刀显神采,用概括夸张的形象表现喜怒哀乐,刀味、纸感就是剪纸的艺术特色。“线条要圆中带方,方中带圆,太圆或者太细,会显腻味。拙中见巧,俗中见雅,作品的象外之象,味外之味才是探寻目标。”

张伟萍想学到更多,每逢周末或假期,她总会温岭、仙居两地跑。

2016年,陈巨中创办了温岭海洋剪纸艺术沙龙。“我们每个月聚会学习交流,还经常出去采风、观摩展览,走访剪纸家。”

渐渐地,张伟萍的作品被更多的人认可,她曾连续两届在中国非遗博览会上获剪纸类二等奖。

高手云集之地,让张伟萍印象深刻的,是那些大咖们的技艺。

两届比赛中,除了参赛者已经上交的作品外,还有一场现场创作比赛。“一个山东民间老

艺术家,视力不大好,完全凭手感剪,动物上的‘打毛毛’,剪得又细又密,让人叹为观止。”张伟萍人物剪纸中的眉眼,都有老师陈巨中作品的影子。看得、听得多了,张伟萍开始问自己:“我的风格在哪里?”

这几年,张伟萍创作的剪纸题材,开始从仙居本地寻找。

《茶园春色》,展示的是仙居茶园里,采茶、炒茶、包装的场景。《指尖上的传承》,讲的是皤滩古镇里传承仙居无骨花灯技艺的故事。《故乡集市》是三联画,你的眼睛从左边扫到右边,仿佛逛了一圈集市,讨价的、闲聊的、摆摊的、小孩嬉闹的,场景很丰富也很生动。

“我还没有自己的风格,它需要时间去沉淀。”题材转变是她的第一步,这段时间,她开始搜集仙居杨梅的素材,准备新一轮创作。

文化自信

联系上张伟萍,是因为不久前,我们收到她的一系列作品《贺岁虎年》。

《贺岁虎年》被做成了一本日历,张伟萍剪的12只形态迥异的老虎,代表着不同月份。每只老虎,都在说着不同的吉祥话。

一月的老虎,怀里抱着蝙蝠和铜钱,蝙蝠倒挂着,嘴里衔着数字2022,寓意新年福到;三月的下山虎略显乖张,傍着两个柿子;五月的老虎虎气冲天,额头上的“王”字直顶在了头上……老虎在现实中很凶猛,但在民间它是力量和权威的象征,是百姓心中的保护神,剪纸中的老虎会简化,会美化,也会说话。

张伟萍告诉记者,创作这个系列作品的初衷,是为了给学生的作业做示范。

张伟萍是职教老师,负责学校工艺美术和旅游两个专业的日常教学。工艺美术中有一块民间美术,它囊括了剪纸、年画、泥塑等。“它们都是相通的,根植于民间。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民间美术,我把剪纸作为突破口,教他们剪纸技巧,教他们读懂民间吉祥符号,并在设计中运用它们。”

懂得更多的民间美术知识,则能让旅游专业的学生更好地服务于游客,并让民间文化传播更广。“虽然不能让学生都喜欢上剪纸,但通过我的指导,希望他们能体验到剪纸的快乐,体会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。”

张伟萍布置虎年剪纸文创设计任务时,还有一项附加要求:作品能在学校销售。“我要求学生把作业当成作品来完成,将作品当成商品来设计与制作。作业变作品,它要求学生技艺精益求精,作品变商品,则要求学生在传承的基础上迸发创造力。”

张伟萍期待着,当虎年剪纸形象和动漫游戏,一同出现在消费者面前时,他们能选择前者。“购买者认同了你的美感,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了。”

张伟萍感叹,剪纸传承上,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。她只希望,每次她和学生说起剪纸文化,能在对方心中埋下一颗小小的种子,这就足够了。

【手记】

有一套刻刀,张伟萍尤为珍惜。这是陈巨中老师送给她的刻刀,张伟萍不舍得用,便珍藏了起来。就像对待刻刀一样,对待剪纸,张伟萍是认真的。

她享受剪纸。她说,一旦听到剪刀刺破纸张,她就觉得心安。这个声音,能带她穿越到另一个平行空间,这个空间只有她自己,但是很快乐。当纸张在自己的指尖慢慢成型时,这种快乐是成倍的。

和老师聊,和剪纸大大咖,张伟萍明白,剪纸画面中所有你能看到的美感,都是用时间堆砌出来的。

没有一蹴而就的美好,剪纸人物中的一笑一颦,都是手艺人的指尖功力。无论技法或是感悟,都是靠一刀一刻,一点一点的时间形成的。可能是几十年,可能是一个人的半辈子。

谈到坚持,张伟萍忍不住落泪。

张伟萍说,坚持很难,这份难里,包含了孤独感。

旁人不明白,张伟萍工作出色,各方面优秀,为何喜欢宅在家里剪纸。这个疑问,甚至来自家庭。但热爱又打磨了这份孤独感,让她在前行之中,变得越来越坚定。

张伟萍说,她会坚持,因为老师的期望,也是为了自己的成长。



壬寅吉祥



红虎旺财



福虎献瑞



灵虎送福



猛虎迎春



瑞虎呈祥

张伟萍系列剪纸作品《贺岁虎年》

一生知己是梅花

张林忠 文

自从四年前与金农“邂逅”后,痴迷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,拜之为隔代之师。

金农,清代书画家,扬州八怪之首。他诗、书、画、印、考古、鉴定样样精通,五十岁之后才开始作画,善画竹、梅、鞍马、佛像、人物、山水,尤精墨梅。

金农先生所作梅花,枝多花繁,生机勃勃,古雅拙朴。有一件《寄人篱下》,颇能反映他的个性。一道半敞的篱笆透出几株梅,地上洒落着片片梅花,右边题了“寄人篱下”四个醒目的大字。画作尺幅虽小,却被分为篱笆院内和院外两个天地,元气淋漓,骨秀神清。这幅画作于他七十二岁时,这时金农客居扬州,生活逐渐变得窘迫,过的就是寄人篱下的生活。

有一次,峨眉山中精院漏尊者给金农写来一封信,问讯他的近况,顺便问了梅花与鹤。金农为此画了一幅梅,图中有自作诗文:“蜀僧书来日之昨,先问梅花后问鹤。野梅瘦鹤各平安,只有老夫病脚脚。腰脚不利尝闭门,闭门便是罗浮村。月夜画梅鹤在侧,鹤舞一回清人魂。画梅乞米寻常事,那得高流送米至。我竟长饥鹤缺粮,携鹤且抱梅花睡。”

可以见得,写这首诗的时候,金农是何等穷困潦倒,他不停地画梅换米。那时候,扬州绘画市场销售开始走下坡路,金农时常为之苦恼,好在“冒寒画得一枝梅,恰好邻僧送米来”,才使他度过风雨飘摇的晚年。

金农的内心有着悲凉的矛盾,表面上他追求文人雅士之清高,可内心深处又想得到重用,施展才华。他这种渴望,在博学鸿词科不仕之后戛然而止,之后只能面对现实,卖画“乞米”维持生活。他一边叹息世道之不公,一边又暗暗较真纵情于书画,借梅花的铁骨冰心激励自己与寄托情感。他内心所蕴含的清高之气,正是打动我的地方。

不过,我倒是愿意换一个角度去理解《寄人篱下》。每个人都是世间的过客,《寄人篱下》寓意的恰恰是“客”。人生如寄,世间是人短暂的栖所,人只是“过客”,来这个尘世“寄存”一下。高高的篱笆墙,那是人生种种束缚的象征,人面对这样的束缚,只有让心中的梅花永不凋零。

金农把梅花的形式美与诗情美推向了极致。我想,面对枝头梅花点点,金农的心应该是孤独的,寂寞的,也是宁静的。金农终究是个现实的文人,仕与隐的两难抉择,同样困扰了他一生。他甚至在去世前一年,听到乾隆第三次南巡过扬州时,不知何意,不顾76岁高龄,专门向乾隆献上了诗表,但这次又让他失望了。

“老梅愈老愈精神,水店山楼若有人。清到十分寒满把,始知明月是前身。”金农虽然已是风烛残年,但他“愈老愈精神”,似乎忘记了自己的生命即将终了。显然,金农的梅花图也好,梅花诗也罢,都是画自己、写自己,折射出的正是他生命里的精神状态,老丑愈坚、不落俗尘!为了画梅花,和梅花朝夕相对,金农借居扬州城南后,不但以每竿三十个铜钱的低价向僧人买来竹子栽于园中,还种过三十株老梅。

“二月之望,探梅邓尉,不觉留吴门旬日,遥隔烟波,弥增驰想。去秋舫舟相访,匆匆作文字书画,因缘未得快观所藏,至今耿耿耳。”这是某年三月二日,金农在旅舍写给朋友求先生的信。为了看梅花,金农在二月十六日,专门打了“船”的,到著名的赏梅景点苏州邓尉。邓尉山在苏州市西南七十里的光福镇,因汉有邓尉隐于此,故名。山多梅树,《光福志》称汉代“邓尉山里植梅为业者,十中有七”。在江南的邓尉,每岁冬未春初,梅花盛开,一片雪白,弥漫十里,望之如海,谓之“香雪海”。沪、苏一带,春节前后登山探梅,遂成为一种风气。

历代文人墨客无不喜梅花,把梅花放在“梅兰竹菊”四君子之首,而金农爱梅花似乎更甚。在金农的梅花诗词和画中,无不透露出“冷艳”,梅花的孤清傲寒、冷艳高洁扑面而来。从一件梅花扇面的题跋中可以得知,金农表现梅花的冷艳是从绍兴二年处士吴融学到的,“涂粉为之,予亦仿作,冷香清艳,令观者有月地云阶之想也”。后来,他画梅的风格基本定在“冷艳”二字上。在《冷香图》上,他题写道:“几树梅花破俗,冷香恰称清赏。旧家门径不改,莫道此中无人。”在《冷香清艳图》中,金农记录了乾隆元年(1736),他应举至京师,与同窗好友、翰林徐亮直,一起去刑部尚书、著名书法家张照宅观赵王孙墨梅小立轴的雅事,说其“冷香清艳,展视撩人”,而张照以对金农隶书的赞美“君善八分,遐瞰外域,争购纷纷,极类建宁、光和笔法,曷不写五经”作为回赠。

还有一则故事颇为有趣,清乾隆二十四年(1759),金农画了一幅红梅图,虬枝老干,疏影横斜,五六朵梅花各占枝头,一点点红透出无限的诗意,最后题了这样一段话:“客窗偶见红梅半树,因用玉楼人口脂画之,彼妹梳妆,毋恼老奴窃其香夜,而损其一红点也,不觉失笑。”用美人口红画梅,对金农来说应该不止一次,他曾评价好友高翔所画的梅花“半开半朵,用玉楼人口脂抹一点红”。

金农的有趣往往反映在他的题画之中,比如他经常用自度曲题画,说一些俏皮话,读起来生动有趣。

金农晚年日益困顿,随着“扬州八怪”中的李方膺、汪士慎,以及老友厉鹗、全祖望、马曰琮的相继去世,金农的心带着“昔年曾见”的淡淡忧伤,和扬州画坛一同冷落了,清乾隆二十八年(1763)秋九月,金农在寂寞中与世长辞,享年77岁。



金虎纳福



如虎添翼



虎气冲天



虎报如意



虎富满堂



虎啸风生